

杨志军 著

西藏的战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志军 著

西藏 的 战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的战争/杨志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796-9

I. ①西…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8008 号

责任编辑 徐子苒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50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3 插页 4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796-9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边警.....	3
第二章 西甲喇嘛	21
第三章 日纳山的血	43
第四章 黑霾	63
第五章 隆吐山战役(一)	90
第六章 隆吐山战役(二)	123
第七章 隆吐山战役(三)	158
第八章 隆吐山战役(四)	186
第九章 则利拉山	211

下 部

第十章 审问上帝	247
第十一章 春丕西山谷	276
第十二章 曲眉仙郭(一)	303
第十三章 曲眉仙郭(二)	329
第十四章 杂昌峡谷	353
第十五章 寂静的乃宁寺	373
第十六章 江孜战役(一)	395
第十七章 江孜战役(二)	427
第十八章 江孜战役(三)	460
第十九章 拉萨的十字架	486
尾 声	515

上 部

第一章 边 警

7

慈悲的施舍出现在雨过天晴。江孜颇阿勒庄园的女主人一走出碉楼院落大门,就见从年楚河边的青稞地里走来一个云游僧。那僧瘦得像猴子,破烂的袈裟一条一条飘散着,拄着木棍,看到颇阿勒夫人走来,恭敬地停下,想弯腰,咔嚓一声,木棍断了,一头栽倒在地。颇阿勒夫人正要下马,身后的随从抢过去,扶起了云游僧。

颇阿勒夫人问：“你从哪里来？”

云游僧用藏语说：“印度。”

一个会说藏语的印度僧人立刻引起了颇阿勒夫人的尊敬,她使人拿来奶茶和糌粑,下马亲自捧上说:“那是佛教的故乡,你一路辛苦了,不知道来藏地干什么?”

云游僧说：“我来寻求时轮堪輿金刚大法的灌顶。”说着，推开奶茶和糌粑，“请不要用可恶的饮食沾染我的舌头，我已经发誓，求不到灌顶，永远不吃不喝。”

年轻的云游僧虚弱得咳嗽着,前走几步,又一次栽倒在地,便不省人事了。

崇敬和怜悯油然而生，颇阿勒夫人派人把云游僧抬进碓房，好生照看，自己骑马走向宗山脚下的白居易，来到白居易塔四层北向的时轮殿门口。立刻有管家喇嘛迎出来，惊喜地说：“啊，施主。”引她进殿，让座于时轮金刚的台基前。另一边，斑斓的祥螺帘突然掀起，铁链哗啦一响，正在专心绘图的班丹活佛走了出来。

颇阿勒夫人起身,弯着腰说:“佛爷,我有事求你了。”

班丹活佛说：“施主的事就是佛徒分内的事，不必客气。”

四世班丹活佛是远近闻名的时轮堪舆大师。时轮堪舆就是把密法和风水合而为一，给大地山水绘制“吉凶善恶图”，标明畅通和有阻，畅通者神通，有阻者鬼阻，照着此图的红色标志，沿“神通”之路边走边修金刚大法，走遍后藏前藏，便能获得遍知过去未来、前生后世的成就。

几天后，颇阿勒夫人带着印度来的云游僧达思，再次来到白居塔的时轮殿里。达思拜倒在班丹活佛脚下，按照拜师求法的惯例，献上了一块拇指大的黄金。

班丹活佛说：“金子再多也是不够的，收起来吧，颇阿勒夫人的面子比金子更重要。”又问，“你怎么知道，只有颇阿勒夫人请求，我才能收你为徒呢？”

达思说：“我原本不知道，是颇阿勒夫人仁慈的眼睛看到了我。”

班丹活佛说：“哦，你是一个有因缘的人。不过，因缘只有三年。三年后，你从哪里来，就该到哪里去。”

从此，班丹活佛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着这个远来的青年求法者，尽其所能地传授着佛法。能给的都给了，饭食、衣钵、靴帽、秘密灌顶、时轮堪舆金刚大法的秘诀、修行的法要、做人做僧做佛的箴言。还有洗脚，班丹活佛给达思洗脚，达思不肯，滚倒在地说：“尊师，洗脚是奴仆的活，应该是我给你洗。”班丹活佛温和地说：“在我这里，洗脚是传法的一种。你要是不让我给你洗脚，我们就没有师徒缘分了。”洗了脚又说：“我知道你的过去，也知道你的今后，你是我命中的到来。今后，我不仅要给你洗脚，还要给你洗澡。”

三年过去了，相貌堂堂、禀性聪慧的达思如愿得到了一切。

有一天，在时轮殿打坐的班丹活佛突然说：“去吧，我最心爱的僧徒，你离开的日子到了，就在今天。”说着，眼睛一闭，两行浊泪长流而下。

班丹是修炼到家的高僧，早已不会伤悲，但这次却哭了。

达思不忍离去，央求道：“尊师啊，别让我离开，让我再跟你学三年。”

班丹活佛用手背擦掉眼泪说：“不要以为我是为离别而哭。人生在世，既没有离别，也没有聚合。当命中注定的一切就要来临时，谁也不要忘了佛也是人。释迦牟尼圆寂时，弟子们都哭了，因为他们看到佛陀的眼中心里也有不舍的泪光。佛陀寂灭后，这些泪光化作天上的泪雨，滂沱而下，树木惨白无色，月亮掉了下来，山川摇晃着，河流汹涌沸腾，狂风吹斜了大地，鸟兽呜呜地悲鸣。”他喘口气又说，“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吗？这里是佛陀的西藏。”

达思还是不肯走，琢磨着班丹活佛的眼泪和话。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走。”班丹活佛说着，从供桌上拿起一张他刚刚绘就的“吉凶善恶图”，递到达思手里：“你就要走向神通之路了，记住我最后的话，不可强走，不可凶走，不可暗走，不可不走，大法的修炼，不进则退，你要精进而为。”

达思抱着图，扑通一声跪下说：“尊者啊，我不是为了这张图。我从印度来西藏，本来仅仅是为了拜师求法，却找到了如父如母的依靠。三年了，你给我的恩情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怎么能丢下你回去呢？眼看着你老了，尊者。”

班丹活佛正色道：“我对你不是父母，是最伟大的佛。你要记住，上师之上，绝无佛名。没有上师以上的其他礼供对象，如果你认为上师以上还有佛和菩萨，那就永远得不到师传的真正佛法。走吧，是佛意让你离去的，因为在你的过去，曾有过更重要的恩典，你的报答是无尽的。”说罢，起身走向挂着祥螺帘的门。

达思咚地磕了一个头，伤感地说：“尊者，我还是不想走，再让我跟你修行三年吧，我一定会得道成佛，行不行？”

班丹活佛头也不回地指指天又指指地，意思是说：行不行你问天地鬼神。

达思问了。他来到白居寺顶层的平台上，盘腿打坐，在观想的境界里交通神灵，叩问行止。就在这时，他第一次听到了那个亮丽尊贵的声音：“我一直在等你，等你，等你，达思你快来。”一连重复了好几遍，等他倏然睁开眼睛时，那声音便消失了。有人在召唤他，谁在召唤？他回到观想的境界里，试图找到声音的源泉，结果发现那不过是一条朦胧的路，路的尽头是什么，越看越不清楚。

当然不能就这样离开江孜，达思还得去向颇阿勒庄园告别。三年学法的间隙，他常来庄园，熟悉了颇阿勒家族的所有人，要告别的不仅是颇阿勒夫人，还有女儿央真和菩婍以及儿子鹄跋。

正是盛夏，颇阿勒夫人一家在草地上为他宴会饯行。夫人送给他一匹耐走善行的高山红马，央真送了一块鹿皮的手巾，菩婍送了一条红氍毹的腰带。鹄跋不知送什么，颇阿勒夫人说，你就送一把腰刀吧。鹄跋答应了，但临到送时又改变主意，送了一块没煮熟的羊肋巴肉，似乎说达思是一条狗，吃了就走。菩婍骂她哥哥没安好心，觉得达思需要一把腰刀，便从腰里摘下自己的腰刀，

和红氍毹的腰带一起送给了他。

达思说：“尊贵的主人，我一个远来的异国乞僧，拿什么感谢你们呢？”

颇阿勒夫人说：“你是佛之下、人之上的僧宝，你给颇阿勒庄园带来了福气，这三年风调雨顺，青稞长得特别好，我们应该感谢你。”

大女儿央真说：“达思喇嘛你看，树上的喜鹊窝只要孵出小喜鹊，就再也没有用了。喜鹊第二次做窝的时候，一定在别处。”

小女儿菩婍说：“别丢了我的腰带和腰刀，在你打算忘记我的时候，你要还给我。我要用它们勒住你的脖子，豁开你的肚皮。”

儿子鹊跋瞪着达思，鼻翼颤抖着，什么也没说。

达思为颇阿勒夫人全家念经祝福，然后用餐。他说：“我听说善良的主人有更加善良的祖先，你们的祖先在饿死的人群里抱回了唯一的幸存者，那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孩子长大后出家为僧，苦修三十年成为一代精深渊博的大成就者。这便是班丹一世。从此颇阿勒家族就成了班丹世系最主要的施主，直到现在。”

颇阿勒夫人说：“班丹活佛把什么都告诉你了。这是家族和三宝的缘分。”

达思暗暗摇头，心说：这些谁不知道呢？来到江孜之前，就已经从哲孟雄的西藏人那里听说了。

钱行的宴会结束后，达思骑着高山红马离开了颇阿勒庄园，没走多远，小女儿菩婍就飞马追了上来。“达思你真的走了吗？再也不回来了吗？达思喇嘛我喜欢上你了，你带我去印度吧。”这样的表达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达思只是不在意地笑笑。但这次他没笑，他望着菩婍姑娘天空一样清亮深透的眼睛，就像望着修炼时轮堪舆金刚大法时观想到的辽阔无垠的坛城，喜悦而激动。

“你会灌顶吗？”突然，达思冒出这样一句。

灵性的菩婍愣了一下，立刻说：“会啊。如果没有秘密的佛法，姑娘怎么会喜欢喇嘛？”

再也不用说什么了，她允许他那样，希望他那样。而他也早就想那样了，青春需要，感情需要，修炼需要，妙合无极的时轮堪舆金刚大法啊。达思用马鞭指着青稞地沿的树林，意思是去那边。菩婍策马抢先而去。两个人下了马。

达思说：“在我们印度，十七岁的姑娘已经是大人了。”

菩婍说：“在我们西藏，十五岁的姑娘生下了鹊跋。”

“你在说你阿妈？”达思丢掉马鞭，扑倒了菩嫫。

江孜原野上的爱情就这样发生了。凄美的黄昏里，绿风摇动着，年楚河静湾里的涟漪飞上了天。云彩是水的样子，姑娘的江孜是水的样子。达思牵马走进了年楚河东岸遮风挡雨的洞穴，告诉菩嫫：“我就在这儿等你，明天你再来。”

半个月当中菩嫫天天来。半个月以后达思才真正离开。

达思问自己：这里有如父如母的尊者，有慷慨大方的施主以及如诗如画的庄园，有无比亲爱的姑娘，为什么还要离开呢？但是他知道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就算尊者答应他的请求把他留下，他最终也是要走的，就像不愿意长大的孩子还是要长大一样。有一种使命似乎比尊者、施主和姑娘更重要——他的神通之路必须从哲孟雄开始，命定的一切，顺从就是了，谁能改变得了呢？那个亮丽尊贵的声音再次出现了，似乎有些忧急：“我一直在等你等你，等你达思……”

何况还有鹄跋的警告：鹄跋来过了，腰里披挂着一圈十把刀子，他用腰刀奋力捅刺洞穴坚硬的花岗岩石壁，直到十把腰刀全部弯折，然后就走了，一句话也没留下。但达思是明白的：赶快离开江孜，离开我妹妹。你的肉体不会像岩壁一样坚固吧？我有的是腰刀。

分手是不容易的，菩嫫执拗地抱住达思，要么他留下，要么跟他走。

达思用同样的热情和力量抱着菩嫫姑娘，赌咒发誓：“我一定回来，不回来我的金刚大法就修炼不成，修炼成了也会水一样进到肚子里再出去。”他从身上摸出那块本打算孝供尊师的黄金，摁到菩嫫手心里，“达思要是食言，黄金就会失色。”

菩嫫捧起黄金，重复着他的话，嘿嘿嘿笑了，又哭了：“达思喇嘛你听着，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把黄金吃掉。”

离开的时候是上午。阳光抹匀了青稞地的亮绿，巨大的孤独镶嵌在绵绵不绝的远山里，苍黄浓烈地表达着离别的苦涩，不舍的不是人，是西藏。达思踽踽而行，蓦然回首，看到远处枫红色的岚光线上，前来送行的不仅仅是心爱的菩嫫姑娘，还有颇阿勒夫人和央真，还有如父如母的尊者班丹活佛。原来他们都知道他没走，都知道直到今天他才会真正地走。

达思翻身下马，朝着给自己送行的西藏跪下，咚一声，磕破了头。而西藏也破了，西藏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坑窝。

一个月后，达思在那个声音的催促下，急三赶四地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来到印度和哲孟雄（锡金）交界处的大吉岭。

大吉岭是个暧昧的所在，属于哲孟雄却被印度租赁，而印度又归属英国，加上临近的布鲁克巴（不丹）、廓尔喀（尼泊尔）和中国，贸易繁荣，人种芜杂，几乎是一个国际港，却又不仅仅是贸易，隐秘的潜流推动着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大吉岭郁郁葱葱的茶叶山谷里，基督福音堂和避暑山庄的默然而生。

达思走过一片片茶叶地，来到福音堂前。

福音堂是著名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缩制品，两层十字楼之上，是穹隆的圆楼圆顶，再上是镀金的十字架。门廊凸出来，门墙上绘有圣保罗到大马士革传教的图画。达思下马，把马拴在门廊的柱子上。早有门房进去通报，片刻出来一个黑道袍的人，双手在胸前捂着一本紫羊皮封面的《圣经》，昂然挺立在门前。

达思眼睛里闪烁喜悦的光泽，趋步上前，想拥抱对方，又亮明身份似的双手合十，用佛教徒的姿势弯了弯腰，恭敬地说：“你好啊，马翁兄弟。”

马翁也斜着他：“请叫我马翁牧师。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达思笑道：“为什么不问问我这几年去了哪里，马翁……牧师？”

马翁说：“对一个不辞而别的信徒，教会不关心他去了哪里。”

达思说：“我是来告诉你，上帝就要走进西藏了。”

马翁哼一声：“那是你的上帝，不是神圣东印度教会的上帝。”

达思说：“看来东印度教会有自己单独的上帝，这就对了。”

马翁激愤地说：“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乎东印度教会。十八年前，当你和你姐姐在加尔各答沿街乞讨的时候，是基督教东印度教会收留了你们。上帝之光照耀着你，让你成了马翁·阿瑟的兄弟。你不会忘了我的舅舅东印度教会最有威望的柏耳长老把一碗肉粥端到你面前，告诉你这是上帝恩赐的食物时，你说‘那我就信仰上帝了’？不会忘了你和你姐姐小时候都穿着我舅舅亲手做的衣服吧？而我的衣服却都是你们穿旧穿小的了，当我问舅舅为什么要这样时，舅舅说：‘拯救失散的灵魂比穿衣本身更重要。’不会忘了我们一起在神学院讨论《圣经》的日子吧？不会忘了我们共同为教会服务的日子吧？你做行脚牧师，我做教堂牧师，我们天天形影不离……”

一张“吉凶善恶图”，放在了福音堂的台阶上，检查了一遍早已在图边写好的一行英文字：献给东印度教会——进入西藏的神通之路。他苦涩地摇摇头：看来我的预感是对的，兄弟啊，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事业，为什么必须分道扬镳呢？

他并不愿意跟那些喜欢战争的人在一起。他有自己的去处，如果东印度教会不采纳他的意见，他将一个人前往：神通之路必须从哲孟雄开始。他骑马来到茶叶山谷的贸易场，东望望西看看。很多人也在看他。一个印度司恩巴人突然从一排排望不到边的茶垛子后面跑出来，喊道：“是你吗达思牧师，你回来了？路上是不是很辛苦？听说西藏人是世界上最能喝茶的人？”

卡奇在自己那间用树皮钉起墙壁、草泥篷顶的简陋房子里招待达思吃了一顿油乎乎的印度卷饼，然后浓浓地煮了一壶加香料的茶。

达思奇怪地看着房子里拥挤的摆设说：“你怎么住这儿？你妻子呢？原先的房子呢？”他心说那可是哲孟雄的宫殿。在印度，最初的茶商都发了财，他们不仅在哲孟雄租赁开垦了大片的茶叶山谷，还无一例外地在这片风景秀丽的土地上盖起了豪华宅邸。

卡奇说：“妻子丢下我回印度了。我们破产了，这里所有的茶商都要破产了。贸易场的茶垛子都垛成了印度洋，前年的茶叶没卖出去，去年的就又垛上了。今年的呢？眼看又到采茶时节，我们请了秋天的风和冬天的风，就让它们把枯黄的茶叶吹到上帝面前去吧。拿不出来了，连雇人采茶制茶的工钱都拿不出来了。达思牧师我们惨透了，所有的茶商都惨透了。当年我妻子嫁给我时，你在大庭广众之下祝福我们，愿我们一生都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奴仆。我和妻子说：‘放心吧达思牧师，只有上帝的奴仆才会有好运，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好运呢？’达思牧师，你从西藏来，西藏是我们的好运对不对？你还会第二次去西藏对不对？你要让所有的西藏人皈依上帝对不对？”

达思说：“对对对，一切都对。”

卡奇说：“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没有白听你的话皈依耶稣。”

达思警惕地望着他：“你什么意思啊？”

忽然听到外面乱哄哄的，有人跑有人喊。卡奇从门口探出头去，还没问什么，就听有人大声说：“快去看看吧卡奇，茶叶房子着火了，哈拜德烧死了全家人。茶商们抬着焦烂的尸体，都到避暑山庄去了。”

卡奇拉着达思的马，几乎强迫他走向了避暑山庄。

茶商哈拜德破产后就再也没有生活的勇气了。他和妻子贫病交加，连一栋树皮草泥房都盖不起来，只能借助前年的茶垛子，垒起几间窝棚，蜷缩在里面，人们叫它“茶叶房子”。茶叶房子很快多起来，说明许多茶商跟哈拜德的处境一样。希望破灭的阴霾在茶叶山谷里弥漫。哈拜德有三个孩子，听说破产并不能免除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就对孩子们说：“要是你们不打算长大了还债，就得跟我们走了。”孩子们说：“当然要跟你们走。”谁知道他说的是往死亡线上走呢。当他泼油点着干枯的茶叶房子时，有人听到他在里面吼叫：“这是你们答应的，你们要跟我们走。”哈拜德疯了，他把一家五口全烧死了。

达思路过哈拜德一家的死亡之地时，茶叶房子的废墟上还在冒烟。他以一个佛教僧人的心情，合掌面对烟袅里的亡灵，念了几句通常喇嘛们用于超度亡灵的《忏悔法》，抓起一把土，当作祝福的青稞和柏桑，撒向烧焦的茶垛子。

卡奇惊奇地说：“达思牧师，为什么不念《福音书》？”

达思不回答，望着突然升高的烟袅大声说：“我不认识你，却认识悲痛；我没有经历过死亡，却经历过忧伤。不再留恋尘世的人，中阴界的亡灵，你慢慢地走啊。你已经看到，所有人没有流泪，牵挂是唯一的连接，也已经悄然扯断了。”

达思以他的习惯忧戚着也追问着：人为什么要经历死亡呢？哈拜德点火之前是怎么想的？他的妻子和孩子是怎么想的？一家五口必须突破死亡的巨大恐怖，必须提前经历烧死的痛苦，他们的灵魂在无边的黑暗中是如何挣扎到了最后一秒？不寒而栗。达思知道自己的佛教修行远远不到家，跟着班丹活佛仅有三年，太短太短了。

卡奇禁不住伤感起来。他想起哈拜德虽然很晚才来到大吉岭，却从德里带来了能够让茶叶保存更久的先进炒制法，并且无私地传授给了所有茶商。茶商们都觉得哈拜德救了大家的命，如果三年的陈茶还能喝出新茶的香味，那就可以减少至少三分之一的损失。可是没想到，他自己的命却先于大家而陨落。救命的人死了，被救的大家还能存活多久？卡奇叹息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快接哈拜德去天堂吧。”他看看天，仿佛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接走哈拜德

一家的情形。

英国人统治印度后最大的苦恼就是受不了那里的炎热。大吉岭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高原，不冷不热，气候宜人，每年夏天，印度的政治心脏就会来到这里跳动，避暑山庄便是英印总督府各级官员办公生活的地方。达思一行出现时，被茶商们抬着游遍了避暑山庄的五具焦尸已经送到公墓里去了。悲伤还没消散，山庄东侧的维多利亚大厅里就发生了一场争吵。

有人拿着报纸，哗啦哗啦摇晃着大声说：“《欧洲时报》一个月以前报道，法国牧师打算从四川进入西藏，俄国牧师打算从云南进入西藏。我们的牧师在哪里？我们离西藏只有百里之遥，却还在这里犹豫不决。马翁牧师，我们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让你知道，你对死去的哈拜德一家是负有责任的。责任也许会让你现在宣布，英国东印度教会的西藏之行什么时候开始？”

卡奇告诉达思，说话的人是总督府一等秘书布兰德。

马翁说：“身为牧师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上帝并不期待所有形式的占领，如果你们认为教会可以承担大英帝国的外交使臣，说服西藏人信仰上帝然后欢迎英国人的到来，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的西藏之行什么时候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跟你们没关系。”

布兰德说：“马翁牧师难道不是女王陛下的臣民，不担心我们这些上帝的信徒从此不再去福音堂听你布道、跟你祈祷？”

马翁说：“我更担心西藏人在听到上帝的福音时，也听到枪炮的声音。耶稣基督让教会担当的除了信主的使命，不会再有别的。”

布兰德说：“看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教会了。这个教会必须坚信，上帝站在强者一边，大英帝国应该有征服一切的胆略和气魄。”

卡奇附和道：“说得对，从大吉岭到噶伦堡，我们开垦了数万公顷的茶地，单靠印度和廓尔喀市场，连一半都卖不出去，我们必须把茶叶卖到西藏去。达思牧师可以证明，那里的人嗜茶如命。”

布兰德说：“可我们的马翁牧师是不喝茶的，还有了不起的军人，他们喝惯了咖啡，以为西藏人是喝咖啡的。麦高丽将军，你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吧？”

一身戎装的麦高丽将军喝着葡萄酒，默然无语。

卡奇说：“就因为教会和军人的无能，我们去年损失了六百万英镑，今年的损失至少有八百万英镑，大部分英印茶商都已经破产，哈拜德一家的悲剧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可我们赞助的教会和豢养的军人却对此冷眼旁观。”

麦高丽将军一饮而尽,双手支撑起肥大的身躯说:“听我说朋友,我不喝茶,也不喝咖啡,我只喝酒,白兰地,或者葡萄酒。”又拦住匆匆离开的马翁说,“请不要离开牧师。我知道你的希望:当你给西藏人带去上帝的时候,你身后没有跟着弹药上膛的枪炮。我同情你,也支持你,但我不支持你为了让茶商减少损失,放弃咖啡改喝茶。让这些茶商见鬼去吧,为了他们发财而让军人去和野蛮人战斗,并不符合大英帝国的风度。”

布兰德说:“这些话你应该给总督大人说,他跟你一样只喜欢喝酒。”

麦高丽说:“我会的,我将代表伦敦军方告诉总督大人,为了得到更加富庶的中国沿海和北京,我们应该把贫瘠的西藏让给俄国和法国。我告诉你们,北京皇宫里的一个花瓶,也比西藏的一座寺庙更值得拥有。就像我们的白金汉宫里,陈设了那么多雕琢精美的中国式桌椅、宫廷瓷器、大幅的黄缎绣屏,却不能陈设西藏的佛像,哪怕它的历史比大象的鼻子还要长,就是私人博物馆也不能。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国度。”

卡奇喊起来:“赶出去,把这个胆小鬼赶出去。”

麦高丽指着卡奇,挑衅道:“谁来赶我?你吗?过来。”

卡奇起身扑了过去。麦高丽将军朝旁边一让,一拳揍翻了他。

卡奇爬起来,抹了一把鼻子上的血,喊着:“朋友们,缴了他的枪,让我们自己组建军队去西藏。”再次扑了过去。许多茶商和茶商的家属都扑了过去。他们不仅扑向了麦高丽将军,也扑向了马翁牧师。一片骚乱。

布兰德喊道:“住手,住手。”

突然有人跑进来说:“总督指令,总督指令。”

布兰德一把从那人手里抢过指令,看了一眼,尖锐地叫起来:“听我说,在这里总督的指令高于一切。”他拿着指令念起来,“为了上帝赋予我们传教、通商、游历、科学考察的使命,神圣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所属国印度总督,以上帝的名义决定,组建十字精兵驻防印藏边界,迅速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任命英勇善战的戈蓝上校为十字精兵统帅,即日率部出发。”

静默。维多利亚大厅回味着突如其来的总督指令。

突然,麦高丽将军大声问:“戈蓝上校?谁是戈蓝上校?”

布兰德耸耸肩。没有人知道。

卡奇带头喊起来,所有茶商和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对西藏感兴趣的英国人都喊起来:“戈蓝上校万岁。”

这时有人轻轻拍了拍达思的肩膀,小声道:“有人找你。”